

~~C155-1328~~

1903

小
说
三
谈

出版说明

阿英，原名钱杏邨，生于一九〇〇年，安徽省芜湖市人，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。早年参加『五四』运动，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毕生从事革命文艺活动。文化大革命中，曾遭到林彪、『四人帮』的诬陷和迫害。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七日，肺癌夺去了阿英同志的生命，终年七十七岁。

阿英一生著述丰富，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七七年的五十年中，著作范围涉及诗歌、小说、戏剧和文学艺术研究，对我国近代和现代文学的钩稽、研究，成绩尤为卓著。

本书是作者继《小说闲谈》、《小说二谈》之后又一个关于小说研究的结集，生前定名《小说三谈》，并初拟了若干篇目。现经吴泰昌、钱小云二同志辑集、整理，收文章十七篇，可以概括为两类：一类属于明清以来小说作者和作品的介绍，一类属于晚清谴责小说的研究，都是作者多年悉心搜求、著述的积累。文章内容充实，观点明晰，既富史料价值，又具作者见地，对治我国小说史者当有助益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一九七八年十二月

国难小说丛话

《黑 狱》

漱六山房张春帆所著小说，最为人称道者，为写清妓院生活之《九尾龟》，实则张氏所著之《黑狱》，其价值乃高过《九尾龟》十倍，乃真可称，然绝不为人所知。

《黑狱》系写鸦片战争前夜的小说。书凡二十四回，光绪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）点石斋印。与《九尾龟》前数册同年发行。所描写的，都是鸦片输入后，在广东所造成的种种恶果，自官吏以至小民。

此书之写实性甚强。即书中之事实，足见官民间因鸦片所引起的种种纠纷之日趋严重，而必然引起大的「激变」，此「激变」，即清醒之官民，必有一日起而拒鸦片之再输入，而不惜种种牺牲以完成之。读此册后再阅其他鸦片战争小说，可知中英鸦片之战，其发生实有悠久之前因。

《鸚粟花》

看过《黑獄》，可进而读《鸚粟花》，一部正面写鴉片战争的中篇小说。出版于光緒三十三年（一九〇七），元和观我斋主人著，别题《通商原委》。

书凡二十五回，又首缘起一回，有作者的叙，说明写作此书之目的，在使「读是书者，触目惊心，痛恨洋烟之为祸。」封面作「鸚粟花」图。

叙述始于中英通商，鴉片输入，第四回即写到林则徐焚毁烟土，然后战争以起，由粵图浙，以至于破镇江，逼金陵。最后则为「渝洋将从容停战，听汉奸草率议和」。又二回写此战的余波。

作者所取立场，完全站在林则徐一面，故对朝廷奸佞，屈辱求和之辈，抨击甚为激烈。文字亦其简洁。惜文学气分较单薄。

《死中求活》

写中法战争之小说，除曾朴《孽海花》有一部分涉及外，单册极难得。余竭数年之力，始得《死中求活》一种，然仍非原本。

此长篇载杂志《云南》，余所得者凡十八册，刊行期始光绪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），终宣统元年（一九〇九），断续刊登，至十三回即中断。著者署「对镜狂呼客」，当系云南人，然不知为谁也。

此书记叙，始「病君臣偷安无远志，昏总督贪利种祸根」。然后写总因：「法兰西派兵测海口，安南人恐祸杀教徒」。接着就是战争。至第九回，刘永福才登场，「咸宜帝下勤王诏，刘求佛起黑旗兵」。第十回，叙到中法直接纠纷：「求保护黑旗大战，起交涉中法失和」。然后写中法直接战争，至十三回止。

全书内容，史实性相当强，「仅有」固矣，且亦可称之为「杰作」。惜未写完，单册亦未见，真是一大阙典。

《中东大战演义》

洪子式之《中东大战演义》（一九〇〇），余已数数论及，作为仅有的关于甲午（一八九四）中日战争说部记载而加以强调则可，作为艺术作品看实鲜有可取处。

如马关和议一节，洪氏绝不以艺术的手法加以描写，只全部抄录和议时之谈话记录，且毫不改动，至使一回文字，长至数万言，臃肿，不调和，且亦无味。故余将此册编入 甲

午战争文学集》时，大为删节。然其缺点，则并不因字数减少而稍减也。写刘永福部分虽有可取，亦终难免于粗糙之消。

甲午中日之战，实为日本五十年来不断侵略中国之根源，在史的意义上极为重大，然迄今竟无关于此战之较优秀作品出现，实为吾人之耻。盖一般言之，二十年来，非无作者，特皆不肯作此繁重艰难之工作耳。

《台战实记》

关于旧刊刘永福书，已先后获得多种，小说则除《中东大战演义》后十数回外，迄未有得，直至最近数月间，始先后收到两种，一为写甲午中日战争之《刘大将军台战实记》正续十二卷，一即载诸杂志《云南》中写中法战争之《死里求生》。

《台战实记》系巾箱小本，初集刊于光绪乙未（一八九五）闰月，次月印续集，台湾之战仍在进行中。内容首为地图，人像，战事画。文字多采当时之道涂传说，种种怪话，不胜枚举。总之，多不可靠，不能作为史实。写作方式，有类「新闻小说」，文字极拙劣，完全为商贾牟利作品。续集更坏，刘永福「上总理衙门王大臣书」，亦竟作为一卷。

战事画，两集所收，凡十三幅，如「生番食倭」诸幅，极为荒唐。据载籍，不仅商贾如

此，即当时新闻纸亦多捏造事实，并采不确实传说以资号召，有类今日日本报纸所载之中日战争新闻。而中国新闻界，则由四十年来之努力，在此番战争中，已不作「夸张」之谈。此番中日战争之结果，即此亦可作一预测也。

《梦平倭奴记》

此为甲午战争失败后知识阶级泄愤之作，兼示对朝廷屈辱求和之不满。大约说一知识阶级，特受殊恩，奉命东征，既占东京，复执日皇，卒至日皇悔悟，杀主张侵略诸臣，归还朝鲜，而生班师归国，亦膺不世之荣。即至醒来，方知原是一梦。

原载当时《新闻报》，寄啸山房主人辑《时事新编》，曾收入第六卷中。并按云：「闻系长洲高太痴所作，观其笔汇，酷肖此君。姑无论其确否，亟采选之，以快众人心目云尔」。《新编》有高氏叙言，而按语如此，当为高氏所作无疑。某君辑《谏止中东和议奏疏》，收入卷三中，殊不类。

「以快众人心目」，此极足说明当时作者读者双方心理。盖作者固借此以泄愤，写完后郁积「爽然若失」，即读者亦因「假想的片时欢愉」，减少其心头苦恼。实则，「侵略」与「失败」的「现实」，终不能为「幻象」所吞没也。此亦即所谓「阿Q相」之表现。

《中东和战本末记略》

关于甲午（一八九四）中日战争小说，余先后已获得多种。近又得《杭州白话报》折订本一种，题《中东和战本末记略》。平情客著，十回。不知与该报著庚子小说《救劫传》十六回之艮庐居士，是否为一人也。

此书简略的写述了甲午中日战争的经过，惜不能艺术地加以表现。洪子式《中东大战演义》，虽为写甲午战争之较佳作品，已缺陷诸多，而此帙乃不免更有逊色。故仅录全书之回目于此，以见内容之一斑：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东学党大乱韩京 | 朝鲜王乞援清国 |
| 第二回 | 平韩乱清国兴兵 | 伸国威日廷聚议 |
| 第三回 | 拒公评中日交兵 | 要半途牙山遇敌 |
| 第四回 | 先胜后败牙山失守 | 得陇望蜀威海被兵 |
| 第五回 | 左冠亨慷慨督师 | 邓正卿仓皇赴难 |
| 第七回 | 叶志超兵败平壤城 | 宋祝三退守摩天岭 |
| 第八回 | 文恬武嬉名城迭陷 | 兵连祸结众庶遭殃 |

第九回 辱国威弃城不守

惩战祸遣使议和

第十回 吴墩卿大言招挫敌

李少荃奉使再求和

以上回目九条，第六回缺，惟全书并无缺页，或不连续之处。想系因随作随印关系（每期刊两页），误「六」为「七」，至终未曾发现，故实为九回本。写作艺术，与《救劫传》相较，可谓并无高下，简明的演述史事而已。

《旅顺落难记》

《旅顺落难记》一书，余曾数为介绍，所据系《新新小说》（一九〇四——七）残本。去岁得全帙于苏州，始得尽读全文，惜仍未译完。然以其可宝也，今春辑《甲午战争文学集》时，遂亦将其编进。后晤邹啸兄，始知近人亦有译者，载杂志《再生》中，因托其将旧译本未译之最后一回补入，并按旧稿例添上回目。

此书原著者为英人阿仑，按旧译为十回，以小说体例，描写其在旅顺所目击日人对中国人民之残杀与劫掠惨状，凶暴残酷，出吾人意外。作者亦被拘军舰上，于午夜跃水逃岸，并助救中国人数名，偕同走出虎穴。其间写旅顺妇孺被杀事，尤令人发指。

日人今番侵略中国，其凶残自不让于甲午时期。平民妇孺，被奸被杀被轰炸之惨，稍

有人性者，无不奋起。日人除抵赖外，彼军事当局亦有以「今番始堕落，须亟加更正」为言者。实则五十年前即已如此，不待今日而始如此发挥兽性也，《落难记》即其一铁证。

《救劫传》

在《晚清小说史》中，曾论及十二回本之《救劫传》，实则此书全帙为十六回，余初不知也。去岁七月末，在苏见十六回本，匆匆未购，归后战事即爆发，以为此书一时不可得矣。不意苏城沦陷，该店移沪，此册仍归于我。

所谓「十二回本」，系叙述至和议为止，此全帙则一直说到「回銮」，前所未见者，为第十三回：「认摊派财政奇穷，准加税新章特改」，第十四回：「正本清源归结教案，小惩大诫停止科场」。第十五回：「亲王谢罪赴重洋，县官办差遭严谴」。第十六回：「庆回銮仰新政宏模，完救劫明本书宗旨」。

仍旧是《杭州白话报》本子。在庚子事变诸小说中，不能称为优秀作。作者叙艮庐居士，不知与著《驴背集》者是否一人。《驴背集》诗文并佳，而此则平平无足称，不敢遽为断定也。

《铸错记》

浙西安知县吴德藩，于庚子事变中，为拳民所杀。林纾既为之作传，载《畏庐文集》中，又作《蜀鹃啼》传奇，以记其事。伤心人亦作有小说一种，题《铸错记》。

此书首载杂志《新世界小说报》（一九〇七），凡七回，同年增益一回，成八回单本。然全文并不完，后亦未见续出，故仍不免是一残编。

全书以德藩为干线，描写浙乱经过。据著者云，全系事实，实则杜撰之迹，时时见之。观点之绝对的反义和团，更不问可知。故其「误佳期」之开场词云：

满目苍山黄叶，满地青磷白骨。当年烽火碎惊魂，怕从头细说。猿越江流，鬼泣枫林血。铸成大错悔无从，算天开奇劫。

以「兆乱象衢地起讹言」开场，写至拳民逼近衢县城终卷。就文字言，除描写拳民到达县城前夜之城中混乱状态，逼真有力外，余实无若何优点。

《庚辛剑腥录》

林纾《京华碧血录》，在写庚子事变诸小说中，是较优秀的一部，曾经商务印行单本，

现在已绝版。

日前无意中购得林氏《庚辛剑腥录》一册，系民二（一九一三）北京平报社线装印本，封面简题《剑腥录》，署冷红生著，系林氏当时寄赠友人者，有林氏亲笔签署，并盖「光绪举人」小长章。实则，此所谓《庚辛剑腥录》者，盖即《京华碧血录》之初印本。

林氏小说，后归商务改版者，大都易名。数年前，在北平买得《践卓翁小说集》三册，首辑刊于民二（一九一三），二辑刊于洪宪（一九一六），三辑刊于民六（一九一七），皆都门印书局本。不意竟是商务《畏庐琐记》之初印。《庚辛剑腥录》不过其一例而已。

《剑腥录》内容，就新观点言之，自有不少缺点，如对义和团缺乏正确理解是。然林氏能指出慈禧之收容义和团，其目的实在「废立」，并对于帝国主义予以抨击，在描写庚子诸小说中，实不得不谓为较进步之作。所叙平津情况，亦详实，故作者自谓事颇纪实，不敢为讹讹之谈。惜氏囿于成见，义和团之缺点，全遭其指摘，优点亦一概抹煞耳。

《旅顺实战记》

因张鼓峰事件之起，使我忆及櫻井忠温之《旅顺实战记》。此为描写光绪甲辰（一九〇四）日俄战争之名著，别题《肉弹》，附有作者自绘之战事画。宣统元年（一九〇九）由

黄郭译成中文，由武学编译社发行，半年之内，竟印至三版，在当时中国出版界中，可谓奇迹。

按櫻井为当时日本第十一联队之旗手，曾附入中队，参加于旅顺之攻围。经歪头山，剑山，干大山，太白山，大孤山之各占领战。最后在总攻击中突入望台，在围墙之间，陷于中队全灭之悲运，彼亦负枪剑伤几死，为他联队士兵所救，始得生还，然终丧其右手。此册即其痊可后用左手写成之记录，可以谓为「战记」，亦可以目之为「小说」。

于此册中，可见日本当时之士气极为旺盛，以视今日张鼓峰之不堪苏联一击，真可谓「两个世界」。以在中国作战一年来之畏葸怯弱相较，更不可同日语。黠武骄矜，结果也必然如此。至残暴凶狠，亦有甚于当时。此番在华作战之失败前途，于此亦可觐之。盖中国已非四十年前之中国，已不复能任人宰割，任人在自己领土上作战矣。

《蜗触蛮三国争地记》

《蜗触蛮三国争地记》，在清末小说中，是一部别开生面的杰作，借虫天世界的寓言，写日俄大战，和中国所遭受的战争的恶果。

此书原刊杂志《著作林》，仅六回。后经作者加入康梁变法，秋瑾含冤，吴越炸五大

臣诸节，敷衍成十六回，成一单本。然反不如初稿之完整。

所谓「蜗触蛮」者，盖以「蜗牛」象征各国，「触」则指日本，而「蛮」为旧日之俄罗斯也。「触」将伐「蛮」，遣使告「蜗牛国王」曰：「蛮王不道，占据贵国东三省之地，侵越我虾夷，寡人将发兵讨之。贵国力能相助则助之，不能，则坐观成败，以待其后。寡人无利贵国土地之野心也。」日本当局对中国声明「无土地野心」者，盖四十余年矣，然而四十余年来之行动果如何者？此番碰壁，至泥足愈陷愈深，也可说其原因是由来已久。说明蜗牛国也很有趣。国内有三大臣，左丞相阿谀，叩头虫也。右丞相苟容，应声虫也。外部大臣褻和，可怜虫也。而国王，则只知「据鸡卵之乾坤，玩蜉蝣之岁月」，故百事不振。因此，「触」「蛮」两国之战争既起，他们仍然是「晏然无事，湖山歌舞，粉饰太平，日于半闲堂斗蟋蟀为戏，曰：是亦知兵也。以此为平章军国重事，而置国事于不问。正是：歌舞湖山君相乐，可怜荆棘泣铜驼。」讽刺得非常辛辣。

不过最后，作者却写到蜗牛国之觉醒，从事种种的改革，终至复兴，征服二强，夺回侵地，仿佛是一直写在一九三七年。其战胜的利器，是依靠了蚱蜢发明飞艇，蜘蛛发明了电网。单本印于光绪戊申（一九〇八），因系写「虫天世界」的生活，故有关一切，无不以虫名。题签者署「蚊睫巢父焦冥」，题叙者有「牛角挂书客」，「庐寄居主」，笔注为「雕

虫小技生」，跋为「俚虫长民」。版权页则署原著者活东，译述者虫天逸史，发行所「蝇须馆」，印刷处则为「螭纽印文科」，可谓无一不「虫」。

《日中露》

日人称俄国为露西亚，日中露者，以中日俄三国命题也。此书余初以为描写日俄战争（一九〇四）者，实则非是。其发表时期，实在日俄开战之前一年，所写为日俄战争前夜之东三省发表之杂志，为癸卯（一九〇三）之《湖北学生界》，后易名《汉声》，余藏此志一至八期，又增刊《旧学》一本。《日中露》只见三回，即第一，第二，及第四期，各载一回。五期以后中断，以意度之，当未续作。

作者署栖溟与啸园，似以日文本为蓝本而加改作者。首有「辨句」云：「直北烽烟匝地来，红楼朱户尽尘埃。怕听故国伤心事，落日沧溟雾不开。」出于改作，即此可知。

此书似以一日人名胆次助之介者为中心，写旧俄罗斯当时对东三省中国民众的压迫。胆次助之介在国内愤恨俄之逼日本退出东三省，加以曾受俄人侮辱，遂组织反俄组织「突飞社」。后至牛庄一带，又目击俄人种种暴行，更加强对中国之同情。往下即中断，不知结果究如何？

一九三八年

小说搜奇录

一 《七峰遗编》

在通俗小说中，《七峰遗编》可谓别创一格之作，盖兼收长篇与平话两种形式而成，事皆确实，乃又兼「史」之长。文字朴茂简古，尤其余事。此册在清室覆灭前，仅有传钞本，细素楼主刻《虞阳说苑》，始得快读一番。书名亦有题作《海角遗编》者，凡二卷六十回，七峰樵道人著，成稿于顺治戊子（一六四八），记常熟福山陷落后事。据序「皆据见闻最著者敷衍成回」，兼及邻县事。作者盖欲藉此一编，以存当时悲歌慷慨，屈辱投降之诸多史实，隐寓褒贬，以昭示来兹。因其欲藉小说形式以存当时诸多史实，故全书并无固定主人公及线索人物。有一事一回即结，亦有亘数回而始毕者。叙述顺序，一依当时史实发生之前后。字数每回无定，有长至数千言，亦有仅二三百字者。每回有题诗或题词一二首不等，大都含有辛辣之讽刺意味，锋芒极锐。如第三回填西江月骂钱牧斋云：「科目探花及第，才名江左人龙，诗书万卷贯心胸，表表东林推重。南北两朝元老，清明二代

词宗，贪图富贵兴偏浓，遗臭万年何用。」大约作者系知识阶级，故全书抨击此辈节操，尤为尽致。第五十五回，「换官装小帽称得胜，改服式人头戴狗皮」，自服装上写知识阶级无耻，可谓绝妙文章，如末段写考试云：「其次年闻宗师案临岁考，有一生员进场与考，有感于怀。文章倒不做，但写四首于卷上曰：『满洲服式满洲头，满面威风满面羞。满眼胡人满眼泪，满腔心事满腔愁。』宗师见之，亦不云罪，竟听其纳还衣巾而退。若果有其事，则生员比之晋处士陶元亮，亦无愧耳。」语不多事不烦，当时知识阶级之丑态竟毕露，笔墨老练如此，非有素养者，实不能著一笔。其唯一缺点，为作者最喜作主观之结论，每事必附加己见。其意固是，然在读者，实不有缺之感。尚有《海角遗编》一系纲目式写虞福沦陷，或系说部之附录，亦作者稿，改署《漫游野史》。《说苑》编者为便利识别，改小说为《七峰遗编》云。

二 《金瓶梅》

《金瓶梅》版本见载于通俗小说目者，凡十数种。余于此书，亦颇有所得，惟仅一种最为别致，即嘉庆丙子（一八一六）刊前后集八卷一百回本。前回目二页，每回标题四字，如第一回作热情冷遇，第二回作勾情说技，盖从原回目中节出者，惟本文则仍用原题。文